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三十四回 移花接木機詐抑何深 含垢蒙羞縲繼非其罪

且說寇公子奮志讀書，恐誤了工課，提著糕點，走至府門以外，只見兄弟雲虎跳跳蹦蹦在那裡玩耍，趕著公子叫道：「哥哥，你拿著什麼呢？」公子站住，把包兒放在馬台石上，打開拿出幾塊，遞與虎兒說：「拿到家裡吃去罷。」遂往學中去了。這裡虎兒一面玩耍，一面吃糕。只見鄒狗兒提著竹籃賣糖豆兒瓜子兒，看見虎兒吃糕，這小子有點子嘴饞，湊至跟前說：「好吃不好吃？我嚐嚐。」虎兒往後一躲，說：「你管他娘的好吃不好吃呢！」狗兒說：「咱作買賣玩啦，你賣糕我賣糖豆兒瓜子兒。」虎兒被他哄的歡喜，當下一人玩耍起來，把那幾塊毒藥夾糕彼此吃盡。

這正是人術不如神術好，暗起虧心天不容。下毒要把人謀算，豈知反害子親生。他兩個剛把糖糕吃下去，不多時藥性行開腹內疼。鄒狗兒哎喲說：「罷了，快找媽媽去告訴。」彼此翻身才要走，怎奈那毒藥燒心往上攻。大叫一聲齊跌倒，連哭帶喊吐悲聲。驚動鄒婆與槐氏，還有那瓊花小姐共書童。使女春桃朝外走，都只為聽見聲音喚的凶。鄒婆槐氏連忙問，狗兒哭訴內中情。兩個惡婦黃了臉，暗暗叫苦在心中。小姐只當是暴病，忙叫進喜請醫生。書童答應才移步，他倆大叫連聲口吐紅。七竅內鮮血直流身亂滾，不多時圓瞪著雙睛把腿蹬。陰毒的惡婦遭現報，可憐這無知的幼子赴幽冥。鄒婆槐氏肝腸斷，哭了個幾番死去又重生。哭壞瓊花寇小姐，還有使女與安童。大家正自號啕慟，來了雲龍大相公。

事有湊巧，寇公子有嫡親姨母就在這仁和縣南關居住。姓孟，丈人是個老教官，早年去世，家門清寒，無兒無女，承繼一個遠族姪子，寇公在日，時常資助。此時老病垂危，他姪子孟發找在學房，與公子送信求幫。公子忙忙回家，遠遠看見一群人圍在門首，急急走至跟前，見兄弟與狗兒鮮血滿面，死在地下。只嚇的魂不附體，放聲大哭，一面哭，一面問：「何以至此？」槐氏低頭不答。小姐說：「狗兒說是吃了糕就病起來了。」公子說：「那糕是我吃的，為何吃不好了？」小姐道：「哥哥那糕可曾吃了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小得吃，剛走至龍石橋上，遇著一個老者拄杖迎面而來，失腳一跌，幾乎落水。愚兄著忙，向前扶住，險些把我墜下水去，把那糕包掉下水中去了。莫非那糕中有了什麼毒物不成？」進喜說：「糕果舖中怎麼會有毒？我買了來就放在上房桌子上，怕貓啃了，說與二奶奶看著，我才出去，怎麼會有了毒？」槐氏與鄒婆聽的明白，暗暗叫苦，好比啞叭吃了辣蒜，在肚子裡罷了。當下大家哭了一回，鄒婆子各自埋他兒子，不必細表。公子命人把虎兒的屍首抬至門房，買棺收殮，當時埋葬，合家慟哭一場，大家回房。槐氏躺在自己房中，咧著小嘴，兒長兒短，哭個不住。

公子向小姐說：「南關孟姨母病篤，孟兄前來送信，你我少不得同去看看才是。」小姐說：「既如此，同去便了。」當下命書童僱了轎來，留下春桃與槐氏作伴，帶了進喜，公子騎馬，出城來至孟宅。孟大娘子迎接進去，見他姨母病至垂危，孟老大守著掉淚，衣衾尚無。公子取出銀子置辦後事。兄妹只得住下。次日五鼓，孟太太下世去了。作三掛孝，親友弔奠，擇了發引日期，孟家無人，也把進喜留下助忙。公子兄妹就要回家，孟大娘子道：「叔叔念著家裡無人，去也使得；大姑姑無事，且幫著我裁裁孝衣也好。」小姐說：「等出殯我再來，帶幾件家裡替你作去罷。」孟娘子留住不放，小姐只得住下，公子獨自回家。孟老大送至門外，說：「大兄弟明日早來與我算帳，張羅張羅。」公子答應，上馬回家。次日到孟宅料理。看看到了發引日期，那日公子忙了一天，至晚回家，不意竟投了天羅地網。

因那槐氏、鄒婆毒計不成，不知自悔，反到加倍恨那寇公子，趁他兄妹不在家中，只說害怕，把鄒婆叫來作伴，商量報仇之計。弄些酒肉吃喝。槐氏只拿著春桃煞氣，一點不好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。這幾天一連打了數頓。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槐氏、鄒婆坐在房中吃酒，叫春桃煮雞。那雞偏是個老的，良久煮不爛。槐氏叫罵了幾次，不見送來，叫鄒婆子去看。婆子走至廚下，見春桃還坐在灶前燒火。婆子說：「你這憨孩子，還不快些？二奶奶那裡等著吃哩！」春桃說：「要吃也得熟了，鍋是鐵打的。」婆子說：「好個嘴硬的丫頭，怨不的捱打。」春桃說：「叫他打罷，橫豎有打盡了頭的日子！虧了是個腳底下的，要是個正頭夫人，還不知怎樣利害哩！」婆子聽了，哼了一聲，回至上房，把這些話一句不留，全告訴與槐氏。槐氏聽了，須彌山失火，半壁天通紅。

一陣旋風朝外走，衝冠髮指腳如飛。未進廚房先施勇，一聲吼叫似悶雷。大罵：「小婦該萬死，你把奶奶當作誰！膽大欺心敢罵主，定把奴才狗命追！」向前揪住青絲髮，意狠心毒亂打捶。肉綻皮開實可歎，春桃負痛淚雙垂。鄒婆說：「你這丫頭真欠打，自尋災殃惹是非。叫你煮雞偏不煮，問你全無好話回。二奶奶暫且消消氣，叫他磕頭把罪陪。」說著向前拉槐氏，婦人猶自抖雄威。他二人拉拉扯扯回房去，春桃女灶前獨坐自傷悲。暗思量：「生來命苦為奴婢，著熱知疼卻有誰？父母亡家貧苦，只有個哥哥在外打飛。自幼兒伏侍那狠心陰毒婦，受了些打罵似山堆。公子讀書常在外，小姐是不好多言居繭圍。每日家常在他的眼底下，這幾天越發見我眼發黑。何時是我出頭日？」這丫頭想至其間心內灰。一腔怨氣難禁受，「倒不如早把陰曹地府歸。」使女橫心主意定，死念一萌止住悲。翻身站起把門關好，挽起頭髮彈去灰。尋了條麻繩拿在手，這丫頭咬牙切齒皺雙眉。

叫了聲：「槐氏呵槐氏！我死後有靈，必到陰司告你，叫你現世現報！說畢，懸樑自盡。

槐氏、鄒婆在房中吃喝夠了，思想吃茶，喚春桃不應。槐氏說：「你看這個討賤的娼婦，望我嘔氣，想是打的不足，等明日我大大的犒勞犒勞她，她就好了！」婆子說：「想是睡著了，我叫她去。」遂走至廚房，叫門不開，從窗眼望裡一看，叫聲哎喲，忙跑回來。「二奶奶不好了，他上了吊了！」槐氏聞言，兩步作一步，跑至廚下。踹下門來，二人忙忙將他解下，見她顏色已變，身上冰涼，不知幾時就死了。槐氏道：「這卻怎好？」婆子仰面想了一想，說：「你老不用害怕，這倒是咱們一個報仇的機會，趁此家內無人，且把她抬到床上，用被蓋好，我先家去。等大相公來時，用話支吾住他，等他睡下，我悄悄過來幫著你掛在他臥房門上。這件事還得大舅幫著，叫他拿些銀子先往衙門裡打點通了，叫春桃的哥哥霍黑子告一紙冤狀，賴他個因奸不允，逼死人命。這個知縣得了銀子，一定問個抵償，不但把這事撇在他身上，與咱孩子報了仇，你又得了家產。好不好？」槐氏連連點頭稱妙。

看官，你道那個大舅是誰？原來槐氏有個胞兄名叫槐忠，在屠戶鋪操刀宰殺牲口為生。當日寇公在日，他有時買幾個錢的東西來看妹子，槐氏暗中給他的不算，寇公必有回贈。及至翰林去世，不住的來求，公子還是照常資助，以槐舅稱之。彼時得了妹子托咐，連忙去辦，找了押司候二，說了備細，講足了價錢，上下使費要三百五十兩，拿秀才當堂究審，要定罪抵償，添錢再講。」槐忠回見槐氏，說了四百兩。槐氏將公子所收之銀偷出來交與槐忠四百兩，槐忠五十兩入腰。又把霍黑子找著說：「寇翰林家有個使女，因奸不允，被主人逼死，是你什麼人？」霍黑子說：「寇府中三個使女，去年嫁出一個，如今就剩了我妹子春桃，莫非是他？」我看看去。」槐忠說：「如果是他，我打個抱不平，幫你二兩銀子。你寫狀告他，與令妹報仇如何？」那霍黑子乃上作行的哥兒們，大號叫水鴉鬼，那裡見過銀子？又把槐忠當作好人，感謝不盡，急往寇府來探真假。這都是次日一早的話。

且說公子那晚回家，下馬叩門，槐氏懷著鬼胎，出來開門。公子說：「二娘為何出來開門？春桃那裡去了？」婦人說：「他害頭疼，在廚房裡倒躺著呢。」公子並不疑心，一同進來，關好門戶。公子拴馬，進了上房。婦人說：「公子可用茶飯？待我去取。」公子說：「方才用了晚飯，不勞二娘，各請方便罷。」婦人便回自己房中去了。當下書生解衣就寢。只因連日辛苦，躺在床上，登時睡熟。

槐氏惡婦在房中坐，提心吊膽瞻擔驚。自覺發抖毛髮動，側耳聞柝交二更，壯著膽子到上房外，隔著房門仔細聽。聞得公子沉沉睡，躡足潛蹤往後行。輕輕躡至牆兒下，使動喉嚨咳一聲。鄒婆這邊聽見了，出房低問把梯登。扒過粉牆會了面，二人邁步到廚中。抬起春桃死使女，來到了上房門外不消停。輕輕掛在門檻上，拴了個結實把手鬆。一齊念佛說夠了，鬼使神差巧計成。婆子越牆回家去，婦人躺下假朦朧。寇公子一覺睡醒東方亮，扶桑已露太陽紅。書生即便穿衣起，下床束帶把鞋蹬。向前開放門兩扇，用手掀簾往外行。只見一人迎面立，公子止步看分明。則見他面似一張白綿紙，搭拉著舌頭瞪著睛。兩手下垂身不動，發披只覺亂蓬

鬆。倉卒間不知人合鬼，害怕的公子嚷一聲。

「姨母快來，了不的了！」槐氏早已聽見，且作不聞，慢慢走來，抬頭一看，故作驚慌道：「這是誰弔死這裡了！」公子細細一看，說：「這不是春桃麼？為何自盡？」槐氏說：「誰知道她呢，她從早間就面帶慘淡之色，只說頭疼，飯也未煮，躺了一天，昨晚你來了，我也睡了，卻怎麼來在這裡尋死？」說話之間，外面叫門，卻是霍黑子來打聽妹子，見是真死了，也不言語，跑出去會著槐忠，同至科房。見了侯二，寫了個「因奸不允，逼死庶母之婢」的狀詞，搥鼓聲冤。知縣升堂。

且說這位知縣姓談名德，表字五嚴，生來友愛，最敬「家兄」。當時接了狀子，看了一看，此乃配就的藥兒，只得作出關目來，即拍案大怒，差四名青衣，飛簽火票，去拿秀才。寇潛正在家中料理春桃之事，那捕快人等俱受了槐忠的賄買，登時把公子鎖帶而來，擁至堂上。公子見了知縣，自然打躬說話。知縣衝衝大怒道：「你這狂生，仗著有頂頭巾，見了本縣不跪！因奸不允，逼死庶母之婢，可是你秀才家作的麼？」書生剛要分辯，知縣那裡容他開口！原告霍黑子聽那侯二、槐忠所教的言語，在一邊跪著訴他妹子怎麼被公子因奸不允，時常打罵，昨夜帶酒回家，又復強迫，打的遍體傷痕，情急無奈，自盡身亡。哭哭啼啼，滔滔不斷，訴了一遍。知縣即差伴作差人等至翰林寇府，驗春桃的屍首，驗單上開了二十餘處的青傷。回來知縣見了，又發起怒來，遂命書吏行文知會學中，把公子的衣巾革退，打了三十大板。公子抵死不肯屈認，只得暫且收監。原告霍家領屍埋葬。發放已畢，打點退堂。

古語說的：「人口如飛。」登時傳至南關。瓊花小姐與書童進喜聞知，只嚇的驚魂千里，顧不得與孟太太送殯，忙僱了轎子，急急回家。到了門首，開發了轎錢，小姐急命進喜到衙門探聽下落。見了槐氏，不暇問好，先問：「春桃為何自盡？縣中怎麼把我哥哥拿去？」槐氏洋洋的說道：「姑娘問的奇特，我那裡知道她為什麼死呢？昨夜大相公未來之先，早睡下了，聽他把春桃叫到那屋裡去，不知作什麼來，又聽咕咚咕咚的響，又聽春桃喚叫的哭，好像打的似的，後來聽的春桃哭著往廚房去了。我只當她睡了覺，誰知她乾了這個玩意兒呢！」小姐不信，搖頭道：「我兄長素來何曾打人？」槐氏冷笑連聲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這個實在摸不著，除非問你哥哥，可就明白了。」說著，走往自己房中，躺在床上，低低唱曲兒去了。

小姐聽他這些言語，心中猶疑。只見進喜跑的張口結舌：「小姐，小姐，可不好了！霍黑子如此如此告的，知縣這般這般問的，將我大爺打了三十大板，收入監中去了。」

小姐瓊花聞此話，猶如駭震雷轟。思付一回忙站起，走入槐氏臥房中。目中落淚呼姨母：「這事如今了不成。糊塗知縣准了狀，兄長遭屈身受刑。二娘快些想主意，搭救哥哥出火坑。」婦人說：「姑娘這是沒的講，我是個不上數兒的東西有什麼能？又無銀子錢合鈔，又無才智與心胸。早在一邊成廢物，雖有如無朽木同。素常有事也用不著我，今朝怎敢混充管。」說著坐在椅子上，扇著把扇子臉朝東。小姐一見這光景，又氣又惱又傷心。忽聽進喜把姑娘叫，小姐翻身往外行。主僕同至香閣內，佳人大痛放悲聲。進喜說：「小姐且莫心傷感，快想良謀救相公。」小姐說：「何不去找曹公子，那是他知己連心義氣朋。」進喜說：「小人早已想至此，怎奈他南海進香未回程。若是曹爺在家內，這件事早已出頭辦理清。」小姐說：「如此來怎麼好？要不然你找找他同學眾相公。求他們去見談知縣，分析原由遞保呈。」書童答應說也好，邁步急忙往外行。

進喜去了，小姐眼巴巴盼至下晚。剛剛回來，說：「尋著了黃相公，說了就裡。黃相公遂即會合了眾位相公，二十多位，大家商議，說談知縣是個吞錢獸，白說只怕不能，你去告訴小姐，預備下幾百銀子。我們今晚見了押司侯二，通說明白，再遞訴呈，這話就好說了。」小姐聽畢，沉吟一會，說：「只好把老爺留下的六百銀用了罷。」遂拿鑰匙，開了箱櫃。尋了半天，那裡有影響？小姐著急，只得去問槐氏。槐氏白瞪眼說：「那銀子都是大相公自己出鎖入鎖的收著，尋這墜子號裡的人，無事三兩天到不了那屋裡，有不有的，不必問我。」小姐聽畢，只氣的啞口無言，只得把些好衣服首飾取出來典當了七八十兩銀子，叫進喜拿去交與黃秀才等，去見侯二，求他打點。侯二笑道：「這幾兩銀子如何見的老爺？何況是命案事，至少也得千兩說話。」眾秀才又說半天，侯二說：「罷了，既是列位相公的金面求到跟前，我設個主意，明日相公們會同遞個分析訴呈，且看堂上怎麼處分。先把這幾兩銀子我替你們在節級掌刑門上搞散搞散，叫他們諸事看情作就是了。趁這時候尚無招供，還可以望變動。相公們回去告訴他家，若不大大舍一注，這案翻不過來。你想門上就得二三十兩，太少了不像事。掌刑的每人總得五兩，或是四兩；監中節級更是緊要頭兒處，少說著也得十兩；眾小牢子們也得個一兩八錢的。再者各房裡哥兒們聞見你辦這事兒，不管有彩無彩，都熬著要酒喝。這個也罷了，還有個茶房，更難打發，那是老爺的耳目，站著的太太，得他歡喜，說一句話就是生死要路，我方才只顧應了爺們，細想起來，這點意思叫我怎麼鋪排？」眾秀才打躬道：「借仗押司費心，宛轉周全，敝友得脫，定有重謝。」侯二翻著臉說：「列位說至那裡去了？我方才說死區話，也不過表白白這幾兩銀子的使處，只為的是相公們回去告訴他家的人，也好叫他知道姓侯的是個朋友，不曾落他一個青銅，後認著些就是了，不必言謝。再說句明心的話，這件事我要剩半分銀子，就是這個物件！」說罷，彼此大笑。眾秀才告別回家。

到了次日眾秀才寫了訴呈，衙門候遞。知縣不肯見面，煩門上轉遞進去，知縣把呈尾批了幾句多事的言詞，摔將出來。眾秀才無法，只得出來，回復了進喜。進喜回家，告訴與小姐。小姐只是急的啼哭。進喜勸道：「小姐不可著急，小人打聽的曹爺不久要回來了，等他一到，就是我相公的救星到了。」小姐含淚點頭。自此主僕安心等候。

這日忽聽叩門之聲，進喜道：「這可是我曹爺回來了！」遂忙忙跑出來，開門一看，見是一個老頭兒，一個老婆子，在門外站立。二人就是那鄭昆、梁氏，今日進城，尋到寇府來看姑爺。當下進喜問了來歷，方知是鎮國府人，不由淚流滿面，遂把家中之事說了一遍。老義僕夫妻大驚，不暇去叩拜瓊花小姐，即領書童領他們進監去看姑爺。那寇公子受刑之後，坐床不起，病在監中，面黃肌瘦，氣息恢恢，每日進喜送了飯來，不過吃幾口。幸遇著一個良善禁子，知他被屈，心甚憐憫，叫書童買些涼藥與他洗傷敷藥，決無求謝之意。這日書生正在睡臥，只見禁子水清領著進喜與兩個老人家走將進來，說：「相公，這是江北漁陽郡小燕山下麒麟村鎮國府高親家老爺家的院公，姓鄭，老夫妻二人，前來看望相公。」公子聞言悲感，咬牙扎掙坐起，蒼頭夫妻向前叩拜，彼此問話。公子問道：「聞岳父大人被發嶺南，小生不勝牽掛。只說來年服滿上京赴考，再至燕山鎮國府去拜岳母，不意遭此不幸，至親同運，信非虛語了？」蒼頭道：「我家主人之事，但不知姑爺何以得知？」公子遂把高公被截，路遇曹爺搭救之事，說了一遍。蒼頭夫妻驚喜非常，只說謝天謝地。

公子重又開言問：「夫人小姐可安康？你老夫妻因何事，路遠同行到這邦？」義僕見問腮流淚，含悲帶慟講其詳：「姑爺若問家中事，這如今鎮國府成了亂麻襪。繼室夫人多軟弱，秉性流活無主張。溺愛內姪伏公子，背行亂走甚猖狂。去年小姐回家轉，狂生見色起不良。我小姐善武能文才智廣，冰清玉潔甚端莊。拒絕幾次他不悔，陰謀毒計害姑娘。小姐一怒離家下，嶺南尋父走他鄉。老奴夫婦遭毒打，險把殘生性命傷。合府的家丁僕婦心寒透，各奔前程大散場。老奴也去尋恩主，追趕一路找姑娘。沿途訪問無蹤跡，想必是馬行甚速先渡江。我夫妻今朝至此把姑爺看，誰知又有這饑荒。」公子聽罷長吁氣，發怔多時叫上蒼：「細思量高寇兩家無大惡，為什麼都遭橫禍皆不詳？老人家若到嶺南見岳父，替學生傳言致意衷衷腸。我如今體受刑傷難忍痛，大料殘生不久亡。」公子說到這句話，鄭昆連連說：「不妨。小人現有金丹藥，服下去立時止痛傷。」說著就把金丹取，但只見滾滾金霞陣陣香。慌的進喜忙取水，向前來伏侍公子把藥嘗。

書忌泛言，簡截為妙。公子剛服了金丹，就止了疼痛，自覺精神氣力勝於平日。心中大喜，便問蒼頭：「可有原方，與我留下一紙，我這官司還未定案，知縣一定還要動刑取招，仍要帶傷，我好依方配服。」蒼頭把呂祖賜丹之事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老奴這裡還有五粒，與姑爺留下三粒，那兩粒老奴收藏備用便了。」公子感謝呂祖道：「弟子何幸，遇此仙緣！日後想還有個出頭之日，也未可定。遂從腰中取出百花紫錦囊來，把金丹用紙包好，裝在暖玉香圓一處。這暖玉香圓就是當日高公的回定。當下進喜、蒼頭夫婦見天色已晚，只得出監，彼此灑淚而別。老夫婦自往嶺南去了。」